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強欺正法

心猿頭盟滅諸邪

話說那國王見孫行者有呼龍使聖之法即將閔文用了寶印便要遍與唐僧放行西路那三個道士慌得拜倒在金鑾殿上啟奏那皇帝卽下龍德御手牒喚道國師今日行此大禮何也道士說陛下我等至此匡扶社稷保國安民若歷二十年來今日這和尚弄法力抵了去去敗了我等們聲名陛下以一場之雨就惹殺人之罪可不輕了我等也望陛下且暫住他的閔文讓我兄弟與他再賭一賭看是何如那國王著寶昏亂東說向東西說向西真個收了

聞文道國師你怎麼與他賭虎力大仙道我與他賭坐禪
國王道國師差矣那和尚乃禪教出身必然先會禪機纔
敢奉旨未經你怎與他賭此大仙道我這坐禪比常不同
有一異名教做雲梯頭聖國王道何爲雲梯頭聖大仙云
要一百張桌子五十張作一禪臺一張一張宜將起去不
許手攀而上亦不用梯凳而登各駕一朵雲頭上臺坐下
約定幾個時辰不動國王見此有些難處就便傳旨問道
那和尚我國師要與你賭雲梯頭聖坐禪那個會麼行者
聞言沉吟不答八戒道哥哥怎麼不言語行者道兄弟實
不瞞你說若是踢天弄井攪海翻江担山赶月換斗移星

諸般巧事我都幹得就是砍頭剝腦剖腹突心異樣膽那
却也不怕但說坐禪我就輸了我那里有這坐性你就把
我鎖在鉄柱上我也要上下爬踏莫想坐得住三藏忽的
開言道我會坐禪行者歡喜道却好却好可坐得多少時
三藏道我幼年遇上方上禪僧講道那性命根本上定性存
禪在死生閑裡也坐二三個年頭行者通師父若坐二三
年我個就不取經罷多也不上二三個時辰就下來了三
藏道徒弟啞却是不能上去行者道你上前答應我送你
上去那長老果然合掌當胸道貧僧會坐禪國王教傳音
立禪臺國家有倒山之力不消半個時辰就設起兩座臺

在金鑾殿左右那虎力大仙下殿立于階心將身一縱踏
一朵席雲徑上西邊臺上坐下行者夜一根毫毛變做假
像陪著八戒沙僧立于下面他却作五色祥雲把唐僧撮
起空中徑至東邊臺上坐下他又斂祥光變作一個焦燎
虫飛在八戒耳邊道兄弟仔細看著師父再莫與老孫
背身說話却獸子笑道理會得理會得却說那鹿力大仙
在繡墩上坐有多時他兩個在高臺上不分勝負這道士
就助他師兄一功將肘後短髮拔了一根捻著一團彈將
上去徑至唐僧頭上變作一個大臭虫咬住長老那長老
先前覺癢然後覺疼原來坐禪的不許動手動手等輪一

聽聞疼痛難禁。他縮着頭就着衣襟擦癢。八戒道：「不好了，師父，鬼風發了，沙僧道：『不是，是頭風發了。』」行者聽見道：「我師父乃志誠君子，他說會坐禪，斷然會坐，誰不會坐？」我師父乃志誠君子，他說會坐禪，斷然會坐，誰不會坐？行者道：「不會。君子家豈有謬乎？你兩個休言，等我上去看看。」好行者，嚶的一聲，飛在唐僧頭上，只見有豆粒大小一個臭虫，叮他師父，慌忙用手捻下，替師父撓撓接接。那長老不疼不癢，端坐上面。行者暗想道：「和尚頭光，虱子也安不得一個，如何有此臭虫？想是那道士弄的玄虛，害我師父。」哈哈，枉自也不見輸贏等。七孫去弄他一弄。這行者飛將，在獸頭上落，下搥身一變，變作一條七寸長的蟲。

道士鼻凹裡叮了一下。那道士一生不穩一個筋斗
去。幾乎喪了性命。幸虧大小官員人多救起。國王大
着當駕大師領他往文華殿裡梳洗去了。行者仍駕祥雲
將師父駝下堦前。已是長老得勝。那國王只教放行。鹿力
大仙又奏道。陛下。我師兄原有暗風疾。因到了高處。冒了
天風。舊疾舉發。故令和尚得勝。且留下他。等我與他賭隔
板猜枚。國王道。怎麼叫做隔板猜枚。鹿力道。貧道有隔板
知物之法。看那和尚可能勾。他若猜得過我。讓他出去。猜
不着。憑陛下問擬罪名。雪我昆衆之恨。不污了二十年保
國之恩也。真個那國王十分昏亂。依此讒言。卽傳旨。將一

硃紅漆的櫃子。命內官擡到宮殿教娘娘放上件寶貝。須臾擡出。放在白玉堦前。教僧道。你兩家各賭法力。猜那櫃中是何寶貝。三藏道。徒弟。櫃中之物。如何得知。行者歛神光。還變作蠅螬虫。叮在唐僧頭上。道師父放心。等我去看來。好大聖。輕輕飛到櫃上。爬在那櫃脚之下。見有一條板縫兒。他鑽將進去。見一個紅漆丹盤內。放一套宮衣。乃是山河社稷襖。乾坤地理裙。用手拿起來。抖亂了。咬破舌尖。上一口血。哨噴將去。叫聲變。卽變作一件破爛流丟一口鐘。臨行又撒上一泡臊溺。卽還從板縫裡鑽出來。飛。僧耳躲上。道師父。你只猜是破爛流丟一口鐘。三。

教猜寶貝哩。流丟是件甚寶貝者？莫管他，只請

唐僧進前一步，正要猜那鹿力大仙道：我先猜那櫃

山河社稷，乾坤地理。裙唐僧道：不是，不是。櫃裡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國王道：這和尚無禮，敢笑我國中無寶。猜甚麼？流丟一口鐘。教拿了。那兩班校尉就要動手，慌得唐僧合掌高呼：陛下，且赦貧僧一時待打開櫃看。端的是寶，貧僧領罪。如不是寶，却屈了貧僧也。國王教打開看。當駕官即開了，捧出丹盤來看。果然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國王大怒道：是誰放上此物？龍座後面閃上三宮皇后道：我主是梓潼親手放的山河社稷神。乾坤地理，我却不知。

怎麼變成此物。國王道：御妻請退。寡人知之。宮中所用之物，無非是段絹綾羅。那有此甚麼流丟教擡上櫃來。等朕親藏一寶貝，再試如何。那皇帝卽轉后宮，把御花園裡仙桃樹上，結得一個大桃子，有碗來大小，摘下放進櫃內。又擡下叫猜唐僧道：徒弟呵，又來猜了。行者道：放心，等我弄去看看。又嚶的一聲飛將去，還從板縫兒鑽進去，見是一個桃子，正合他意。卽現了原身，坐在櫃裡，將桃子一頓口啃得乾乾淨淨。連兩邊腮凹兒都啃淨了，將核子安在裡面，仍變蟪蛄蟲飛將出去。叮在唐僧耳躲上。道師父，只道是個桃核子。長老道：徒弟呵，休要弄我。先前不是口快幾

平拿去典刑。這翻須猜寶貝方好。桃核子是甚寶貝。行者道休怕。只管贏他便了。三藏正要開言。聽得那羊力大仙道。貧道先猜。是一顆仙桃。三藏猜道。不是桃。是個光桃核子。那國王喝道。是朕放的仙桃。如何是核。三國師猜着了。三藏道。陛下打開來看。就是當駕官又捧上去打開。捧出丹盤。果然是一個核子。皮肉俱無。國王見了。心驚道。國師休與他賭鬪了。讓他去罷。寡人親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核子。是甚人吃了。想是有鬼神暗助他也。八戒聽說與沙僧微微冷笑。道還不知他是會吃桃子的積年哩。正話間。只見那虎力大仙從文華殿梳洗了。走上殿道。陛下這

頑皮

齊身矣
此世此

和尚有搬運抵物之術。擡上櫃來。我破他術法。與他再猜。
國王道。國師還要猜甚。虎力道。術法只抵得物件。却不抵
得人身。將這道童藏在裡面。管教他抵換不得。這小童果
藏在櫃裡。擡上櫃蓋。擡將下去。教那和尚再猜。這三番是
甚寶貝。三藏道。又來了。行者道。等我再去看看。嚶的又飛
去。鑽入裡面。見是一個小童兒。好大聖。他却有見識。果然
是。騰那天。下少似這伶俐。世間稀。他就搖身一變。變作
老道士一般容貌。進櫃裡。叫聲徒弟。童兒道。師父。你從那
里來的。行者道。我使遁法來的。童兒道。你來有甚教誨。行
者道。那和尚看見你進櫃來了。他若猜個道童。却又不輪

看到此
哭人也
哭人也
也活

紫

頑皮

了。是特來和你計較計較。剃了頭。我們猜和尚罷。童兒道。但憑師父處治。只要我們贏他。便了。若是再輸與他。不但低了聲名。又恐朝廷不敬重了。行者道。說得是我兒過來。贏了他。我重重賞你。將金箍棒就變作一把剃頭刀。樓抱。着那童兒。口裡叫道。乖。乖。忍著疼。莫放聲。等我與你剃頭。須臾。剃下髮來。寫作一團。塞在那個。那乾絲裡。收了刀兒。摸着他的光頭道。我兒。頭便像個和尚。只是衣裳不趁脫下來。我與你變一變。那道童穿的一領葱白色雲頭花絹。繡錦沿邊的鶴氅。真個脫下來。被行者吹一口仙氣。叫變。卽做一件土黃色的直裰兒。與他穿了。却又拔下兩根毫。

毛變作一個木魚兒。遍在他手裡。道徒弟須聽着。但叫道。
童千萬莫出去。若叫和尚。你就與我頂開櫃蓋。敲著木魚。
念一卷佛經。鑽出來。方得成功也。童兒道。我只會念三官。
經。北斗經。消災經。行者道。你可會念佛。童兒道。阿彌陀佛。
那個不會念。行者道也罷也罷。就念佛。省得我。又教你切。
記着。我去也。還變蠅螬蟲鑽出去。飛在唐僧耳輪邊。道師。
父。你只猜是個和尚。三藏道。這番也准贏了。行者道。你怎。
麼定得。三藏道。經上有云。佛法僧三寶。和尚却也是一寶。
正說處。只見那虎力大仙道。陛下第三番是個道童。只管。
叫。他那里肯出來。三藏合掌道。是個和尚。八戒儘力高叫。

可此作
皆商片
但結人
歎喜終
矣

道。攬。裡。是。個。和。尚。那。童。兒。忽。的。頂。開。攬。蓋。敲。着。木。魚。念。着。
佛。鑽。出。來。喜。得。那。兩。班。文。武。齊。聲。喝。采。說。得。那。三。個。道。士。
掛。口。無。言。國。王。道。這。和。尚。足。有。神。鬼。輔。佐。怎。麼。道。士。入。攬。
就。變。做。和。尚。縱。有。待。詔。跟。進。去。也。只。刺。得。頭。便。了。如。何。衣。
服。也。能。趁。體。口。裡。又。會。念。佛。國。師。呵。讓。他。去。罷。虎。力。大。仙。
道。陛。下。左。右。是。基。逢。對。了。將。遇。良。材。貧。道。將。鍾。南。山。幼。時。
學。的。武。藝。索。性。與。他。賭。一。賭。國。王。道。有。甚。麼。武。藝。虎。力。道。
弟。兄。三。個。都。有。些。神。通。會。砍。下。頭。來。又。能。安。上。剖。腹。剝。心。
還。再。長。完。滾。油。鍋。裡。又。能。洗。澡。國。王。大。驚。道。此。三。事。都。是。
尋。死。之。路。虎。力。道。我。等。有。此。法。力。纔。敢。出。此。朗。言。斷。要。與。

猴

累眼

他賭個纔休。那國王叫道：東土的和尚，我國師不肯放你，還要與你賭砍頭剖腹。下滾油鍋洗澡哩。行者正變作蠅螋，往來報事。忽聽此言，卽收了毫毛，現出本相，哈哈大笑道：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八戒道：這三件都是喪性命的事，怎麼說買賣上門？行者道：你還不知我的本事。八戒道：哥哥，你只像這等變化騰那也勾了，怎麼還有這等本事？行者道：我呵

砍下頭來能說話，剝了臂膊打得人，斬去腿腳會走路，剖腹還平妙絕倫。就似人家包匾食，一捻一個就圓圓。油鍋洗澡更容易，只當溫湯滌垢塵。

言

八戒沙僧聞言，呵呵大笑。行者上前道：「陛下，小和尚會砍頭。」國王道：「你怎麼會砍頭？」行者道：「我當年在寺裡修行，曾遇着一個方上禪師，教我一個砍頭法，不知好也不好。如今且試試。」新國王笑道：「那和尚年幼，不知事。」砍頭那里好試？新頭乃六陽之首，砍下即便死矣。虎力道：「陛下正要他如此。」纔出得我們之氣。那昏君信他言語，即傳旨教設殺場。一聲傳旨，即有羽林軍三千，擺列朝門之外。國王教和尚先去砍頭。行者欣然應道：「我先去。」我先去，拱着手高呼道：「國師恕大胆，占先了。」拽回頭，往外就走。唐僧一把扯住道：「徒弟，啞，仔細些。那里不是耍處？」行者道：「怕他怎的？」

猴。

猴。

抓了手。等我去來。那大聖徑至殺場裡面。被劊子手。捆住
了。細做一團。按在那土墩高處。只聽喊一聲開刀。搜的把
個頭砍將下來。又被劊子手。一脚踏了去。好似滾西瓜一
般。滾有三四十步遠。近行者腔子中。更不出血。只聽得肚
裡叫聲頭來。慌得鹿力大仙。見有這般手段。卽念咒語。教
本坊土地神祇。將人頭扯住。待我贏了和尚。奏了國王。與
你把小祠堂。蓋作大廟宇。泥塑像。改作正金身。原來那些
土地神祇。因他有五雷法。也服他使喚。暗中真個把行者
頭按住了。行者又叫聲頭來。那頭一似生根。莫想得動。行
者心焦。捻着拳。掙了一掙。將細的繩子。就皆掙斷。喝聲長。

搜的腔子內長出一個頭來。說得那剖子手個個心驚。羽林軍人人胆戰。那監斬官急走入朝。奏道：「萬歲！那小和尚飲了頭，又長出一顆來了。」八戒冷笑道：「沙僧那知哥哥還有這般手段。」沙僧道：「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就有七十二個頭哩。」說不了，行者走來，叫聲師父。三藏大喜，道：「徒弟辛苦麼？」行者道：「不辛苦。」倒好耍子。八戒道：「哥哥可用刀瘡藥麼？」行者道：「你是摸摸看，可有刀痕。」那獸子伸手一摸，就笑得呆呆。掙道：「妙哉妙哉！那也長得完全，截疤兒也沒些兒。」兄弟們正都歡喜，又聽得國王叫領關文，赦你無罪，快去。快去。行者道：「關文雖領，必須國師也。赴曹砍頭也當試。」

猴

新去來國王道大國師將和尚也不肯放你哩你與他賭
勝且莫說了寡人虎力也只得去被幾個劊子手也細翻
在地幌一幌把頭砍下一脚也跌將去滾了有三十餘步
他腔子裡也不出血也叫一聲頭來行者卽忙拔下一根
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條黃犬跑入場中把那道士
頭一口啣來徑跑到御水河邊丟下不題却說那道士連
叫三聲人頭不到怎似行者的手段長得出來腔子中骨
都都紅光迸出可憐空有喚雨呼風法怎比長生果正仙
須臾倒在塵埃衆人觀看乃是一隻無頭的黃毛虎那監
斬官又來奏萬歲大國師砍下頭來不能長出死在塵埃

是隻無頭的黃毛虎。國王聞奏，大驚失色，目不轉睛，看那兩個道上。鹿力起身道：「我師兄已是命倒，祿絕了。如何是隻黃虎？這都是那和尚慫恿，使的掩樣法兒。將我師兄變作畜類，我今定不饒他。定要與他賭那剖腹剜心。國王聽罷，方纔定性回神，又叫那和尚：「二國師還要與你賭哩。行者道：『小和尚久不吃烟火食。前日西來，忽遇齋公家勸飯，多吃了幾箇饅饅。這幾日腹中作痛，想是生蟲。正欲借陛下之刀，剖開肚皮，拿出臟腑，洗淨脾胃，方好。』」西天見他國王聽說，教拿他赴朝。那許多人攙的攙，拉的扯，行者展脫手道：『不用人攙，自家走去。但一件不許縛手，我好用。』」

手洗刷臟腑。國王傳言教莫擲他手。行者搖擺擺徑至殺場。將身靠着大椿。解開衣帶。露出肚腹。那劊子手將一條繩套在他膊項上。一條繩割住他腿足。把一口牛耳短刀。幌一幌着肚皮下一割。個個窟窿。這行者雙手爬開肚腹。拿出腸臟來。一條條理。多時依然安在裡面。照舊盤曲。捻着肚皮。吹口仙氣。叫長。依然長合。國王大驚。將他那關文捧在手中。道聖僧莫悞西行。與你關文去罷。行者笑道關文小可也。請三國師剖剖剗剗。何如。國王對鹿力說。這事不與寡人相干。是你耍與他做對頭的。請去請去。鹿力道寬心。料我決不輸與他。你看他也像孫大聖。搖擺擺

猴

原來道士都是

道士

士

擺徑入殺場被劊子手套上繩將牛耳短刀唘喇的一聲
割開肚腹他也拿出肝腸用手理弄行者卽拔一根毫毛
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隻猼臑展開翅爪搜的把他五臟
心肝盡情抓去不知飛向何方受用這道士弄做一個空
腔破肚淋漓鬼少職無腸浪蕩魂那劊子手蹬倒大樁拖
屍來着呀原來是一隻白毛角鹿慌得那監斬官又來奏
道二國師晦氣正割腹時使一隻猼臑將臟腑肝腸都才
去了死在那里原身是個白毛角鹿也國王害道怎麼
是個角鹿那羊力大仙又奏道我師兄既死如何得現獸
形這都是那和尚弄術法坐害我等等我與師兄報仇者

王道。你有甚麼法力。贏他。羊力道。我與他賭下滾油鍋。洗澡。國王便教取一口大鍋。滿貯香油。教他兩個賭去。行者道。多承下顧。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這兩日皮膚燥癢。好。盪盪去。那當駕官果安下油鍋。架起乾柴。燃着烈火。將油燒滾。教和尚先下去。行者合掌道。不知文洗武洗。國王道。文洗如何。武洗如何。行者道。文洗不脫衣服。似這般。又着手下去。打個滾。就起來。不許污壞了衣服。若有一點油膩。算輸。武洗要取一張衣架。一條手巾。脫了衣服。跳將下去。任意翻筋斗。豎蜻蜓。當耍而洗也。國王對羊力說。你要與他文洗武洗。羊力道。文洗恐他衣服是藥鍊過的。隔

猴。

猴。
猴。

十二

油武洗罷行者又上前道恕大胆屢次占先了。你看他脫了布直裰褪了虎皮裙將身一縱跳在鍋內翻波鬪浪就似負水一般頑耍。八戒見了咬着指頭對沙僧道我們也錯看了這猴子了。平時聞創言訕語關他要子怎知他有這般真實本事。他兩個唧唧囁囁誇獎不盡。行者望見心疑道那猢猻子笑我哩。正是巧者多勞拙者閑。老孫這般舞弄他到自在等我作成他綑一繩看他可怕。正洗浴打個夾子。淬在油鍋底上變作個東核釘兒再也起不來了。那監斬官近前又奏萬歲。小和尚被滾油烹死了。國王大喜。教撈上骨骸來看。劊子手將一把鉄箸蘸在油鍋裡撈原

來那箇離眼稀行者變得釘小。往往來來從眼孔滴下去。了。那里撈得着。又奏道。和尚身微骨嫩。俱剗化了國王教。拿三個和尚下去。兩邊校尉見八戒面兒先揪翻。把背心細了。慌得三藏高叫陛下。赦貧僧一時。我那個徒弟自從歸教。歷歷有功。今日冲撞國師。死在油鍋之內。奈何先死者爲神。我貧僧怎敢貪生。正是天下官員也。管着天下百姓。陛下若教臣死。臣豈敢不死。只望寬恩。賜我半盞涼漿水飯。三張紙馬。容到油鍋前。煇此一陌紙。也表我師徒一念。那時再領罪也。國王聞言道。也是那中華人。多有義氣。命取些漿飯黃錢與他。果然取了。遍與唐僧。唐僧教沙和

尚同去行至塔下有幾個校尉把八戒揪着耳髻拉在鍋邊三藏對鍋祝曰徒弟孫悟空

自從受戒拜禪林護我西來恩愛深指望同時成大道何期今日你歸陰生前只爲求經意死後還存念佛心萬里英魂須等候幽冥做鬼上雷音

八戒聽見道師父不是這般祝了沙和尚你替我奠漿飯等我倚那趺子細在地氣呼呼的道

聞鍋的潑猴子無知的弼馬溫該死的潑猴子油烹的弼馬溫候兒了帳馬溫斷根

孫行者在油鍋底上聽得那趺子亂罵忍不住現了本相

淋淋的站在油鍋底道。饅頭的夯貨你罵那個哩。唐僧見了道。徒弟說殺我也。沙僧道。大哥乾淨推得死慣了。慌得那兩班文武上前來奏道。萬歲。那和尚不會死。又在油鍋裡鑽出來了。監斬官恐怕虛詐朝廷。却又奏道。死是死了。只是日期犯凶。小和尚來顯現哩。行者聞言大怒。跳出來。帶了油膩。穿上衣服。掣出棒。搥過監斬官。着頭一下。打做了肉團。道我顯甚麼現哩。就得上官連忙解了八戒。跪地哀告。恕罪恕罪。國王走下龍座。行者上殿扯住道。陛下不要走。且教你三國師也下下油鍋去。那皇帝戰戰兢兢道。三國師你救朕之命。使下鍋去。莫教和尚打我羊力。

下殿照依行者脫了衣服跳下油鍋也那般支吾洗浴行者放了國王近油鍋邊叫燒火的添柴却伸手探了一把啞那滾油都冰冷心中暗想道我洗時滾熱他洗時却冷我曉得了這不知是那個龍王在此護持他哩急縱身跳在空中念聲唵字咒語把那非海龍王喚來我把你這個帶角的蚯蚓有鱗的泥鰍你怎麼助道士冷龍護住鍋底教他顯聖蓋我諱得那龍王啐咯連聲道放膽不敢相助大聖原來不知這個孽畜若修行了一場脫得本壳却只是五雷法真受其餘都躡了傍門難歸仙道這個是他在小茅山學來的大開剝那兩個已是大聖破了他法現了

本相這一個也是他自己煉的冷龍只好哄瞞世俗之人
耍子怎瞞得大聖小龍如今就收了他冷龍管教他骨碎
皮焦顯甚麼手段行者道趁早收了免打那龍王化一陣
狂風到油鍋邊將冷龍捉下海去不題行者下來與三藏
八戒沙僧立在殿前見那道士在滾油鍋裡打掙爬不出
來滑了一跌霎時間骨脫皮焦肉爛監斬官又來奏道萬
歲三國師煉化了也那國王滿眼垂淚手摸着御案放聲
大哭道

人身難得果然難不遇真傳莫煉丹空有驅神咒水術
却無延壽保生丸聞明混忘涅槃徒用心機命不安早

覺這般輕折挫何如極食穩居山這正是

點金煉汞成何濟 喚雨呼風總是空

畢竟不知師徒們怎的維持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人決不可有勝負心你看他三個道士只爲要贏反
與劉輪丁一嘗說棋以不着爲高兵以不戰爲勝畢
竟爽秋還是個第一手孫武子還是個敗軍之將也
世亦有知此者乎前而黑風洞黃袍黑獅子紅
孩兒等項都是金木水火土的別號作者以之爲魔
欲學者跳出五行也此處虎力鹿力羊力三道士亦

是虎車鹿車羊車的隱名作者之意亦欲人不以三車爲了義也讀西遊記者亦知之乎否也

第四十七回

聖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世上自
不乏這
等痴人

省悟得
快些些

却說那國王倚著龍牀淚如泉湧只哭到天晚不住行者
上前高呼道你怎麼這等昏亂見放著那道士的屍骸一
個是虎一個是鹿那羊力是一個羚羊不信時撈上骨頭
來看那里人有那樣骷髏他本是成精的山獸同心到此
害你因見氣數還旺不敢下手若再過二年你氣數衰時
他就害了你性命把你江山一股兒盡屬他了幸我等早
來除妖邪救了你命你還哭甚哭甚急打發關文送我出
去國王聞此方纔省悟那文武多官俱奏道死者果然是

白鹿黃虎油鍋裡果是羊牯聖僧之言不可不聽國王道
既是這等感謝聖僧今日天晚敎太師且請聖僧至智淵
寺明日早朝大開東閣敎光祿寺安排素淨筵宴酌謝
送至寺裡安歇次日五更時候國王設朝聚集多官傳
快出招僧榜文四門各路張掛一壁廂大排筵宴擺駕出
朝至智淵寺門外品了三藏等共入東閣赴宴不在話下
却說那脫命的和尚聞有招僧榜個個欣然都入城來尋
孫大聖交納毫毛謝恩這長老散了宴那國王換了關文
同皇后嬪妃兩班文武送出朝門只見那些和尚跪拜道
傷口稱齊天大聖爺爺我等是沙灘上脫命僧人聞知爺

爺掃除妖孽，救拔我等。又蒙我王出榜招僧，特來交割臺毛，叩謝天恩。行者笑道：「汝等夾了幾何？」僧人道：「五百名半個不少。」行者將身一抖，收了毫毛。對君臣僧俗人說道：「這些和尚，實是老孫放了。車輛是老孫運轉，雙門穿夾脊，碎丁。那兩個妖道，也是老孫打死了。今日滅了妖邪，方知是禪門有道，向後來再不可胡爲亂信。望你把三道歸一，也敬僧也敬道也，養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國王依主，感謝不盡，遂送唐僧出城去訖。這一去，只爲慫慫經三時，努力修持光一元，曉行夜住，渴飲飢食，不覺的春盡夏殘，又是秋光天氣。一日天色已晚，唐僧勒馬道：「徒弟，今宵何

處安身也行者道。師父出家人，莫說那在家人的話。三藏道：「在家人怎麼出家人？怎麼行者道？在家人這時候溫牀，煖被懷中抱子，脚後蹬安自在，在睡覺。我等出家人，哪里能勾？便是要帶月披星，食風宿水，有路且行，無路方休。」八戒道：「哥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路多嶮峻，我挑著重担，著實難走，須要尋個去處好眠一覺，養養精神。明日方好捱担，不然却不累倒我也。」行者道：「趁月光再走一程，到有人家之所，再住。師徒們沒奈何，只得相隨行者往前。又行不多時，只聽得滔滔浪响，八戒道：「罷了，來到盡頭路了。」沙僧道：「是一股水，攔住。」唐僧道：「却怎生得渡？」八戒

道等我試之。看深淺何如。三藏道。悟能。你休亂談。水之清深。如何試得。八戒道。尋一個鵝卵石。拋在當中。若是漲起水泡來。是淺。若是骨都都沉下有聲。是深。行者道。你去試試看。那猱子在路傍摸了一塊石頭。望水中拋去。只聽得骨都都泛起魚津。沉下水底。他道。深深深。去不得。唐僧道。你雖試得深淺。却不知有多少寬濶。八戒道。這個却不知。不知行者道。等我看。看好大聖。縱筋斗雲。跳在空中。定時觀看。但見那

洋洋光浸月。浩浩影浮天。靈派吞華岳。長流貫百川。千層洶浪滾。萬疊峻波顛。岸口無漁火。沙頭有鷺眠。茫然

渾似海一望更無邊

急收雲頭按落河邊道師父寬哩寬哩去不得老孫火眼金睛白日裡常看千里凶吉曉得是夜裡也還看三五千里如今通看不見邊岸怎定得寬濶之數三藏大驚口不能言聲音哽咽道徒弟呵似這等怎了沙僧道師父莫哭你看那水邊立的可不是個人麼行者道想是扳轡的漁人等我問他去來拿了鉄棒兩三步跑到面前看處呀不是人是一面石碑碑上有三個篆文大字下邊兩行有十個小字三個大字乃通天河十個小字乃徑過八百里亘古少人行行者叫師父你來看看三藏看見滴淚道徒弟

我當年別了長安，只說西天易走。那知道妖魔阻隔，山水迢遙。八戒道：師父，你且聽。是那里鼓鈹聲音？想是做齋的人家。我們且去趕些齋飯吃。問個渡口尋舡。明日過去罷。三藏馬上聽得，果然有鼓鈹之聲。却不是道家樂器。是我僧家舉事。我等去來。行者在前面引馬，一行聞响而來。那里有甚正路？沒高沒低，漫過沙灘。望見一簇人家住處，約摸有四五百家。那也都住得好，但見

倚山通路，傍岸臨溪。

此時入夜矣

處處柴扉掩，家家竹院明。

沙頭宿鷺夢魂清，柳外啼鶯喉舌冷。短笛無聲，寒砧不韻。紅蓼枝搖月，黃蘆葉闌風。陌頭村犬吠疎籬，渡口老

漁眠釣艇燈火稀。人煙靜。半空皎月如懸鏡。忽聞一陣
白蘋香。却是西風隔岸送。

三藏下馬。只見那路頭上。有一家兒。門外豎一首幢幡。中
裡有燈燭。發煙香。煙馥郁。三藏道。悟空。此處比那山凹河
邊。却是不同。在人間屋簷下。可以遮得冷露。放心穩睡。你
都莫來。讓我生到那齋公門首。告求。若肯留我。我就招呼
汝等。假若不留。你却休要撒潑。汝等臉嘴醜露。只恐謊了
人。闖出禍來。却倒無佳處矣。行者道。說得有理。請師父先
去。我們在此守待。那長老才摘了斗笠。光著頭。抖抖褊衫。
拖著錫杖。徑來到人家門外。見那門半開半掩。三藏不敢

插入聊站片時。只見裡面走出一個老者。項下掛著數珠。口念阿彌陀佛。徑自來關門。慌得這長老合掌高叫。老施主。貧僧問訊了。那老者還禮道。你這和尚却來遲了。三藏道。怎麼說。老者道。來遲無物了。早來呵。我舍下齋僧。儘飽吃飯。熟米三升。白布一匹。銅錢十文。你怎麼這時纔來。三藏躬身道。老施主。貧僧不是趕齋的。老者道。既不趕齋。來此何幹。三藏道。我是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處。天色已晚。聽得府上鼓鈸之聲。特來告借一宿。天明就行也。那老者搖手道。和尚出家人。休打誑語。東土大唐到我這裡。有五萬四千里路。你這等單身。如何來得。三藏

道老施主見得最是但我還有三個小徒弟山間路過水
亭橋保護貧僧方得到此老者道既有徒弟何不回來教
請請我舍下有處安歇三藏回頭叫聲徒弟這里來那
者本來性急八戒生來粗魯沙僧却也莽撞三個人聽
師父招呼牽著馬挑著担不問好歹一陣風闖將進去那
老者看見說得跌倒在地口裡只說是妖怪來了妖怪來
了。三藏攙起道施主莫怕不是妖怪是我徒弟老者戰兢
兢道這般好俊師父怎麼尋這樣醜徒弟三藏道雖然相
貌不終却倒會降龍伏虎捉怪擒妖老者似信不信的扶
著唐僧慢走却說那三個兇兇闖入驛房上拴了馬丟下

行李。那廳中原有幾個和尚念經。八戒掬著長嘴，叫道：「那和尚念的是甚麼經？」那些和尚聽見問了一聲，忽然擡頭觀看外來人，嘴長耳聾，大身粗背，脾寬，聲响如雷。行者與沙僧容貌更醜，滿廳堂幾衆僧，無人不害怕。鬬鬬還念經，班首教行罷，難願磬和鈴，佛像且丟下，一齊吹息燈，驚散光光，乍跌跌，與爬爬，門限何曾跨，你頭撞我頭，似倒葫蘆架，清清好道場，翻成大笑話。

這兄弟三人見那些人跌跌爬爬，鼓著掌，哈哈大笑。那些僧越加悚懼，磕頭撞腦，各顧性命，通跑淨了。三藏攙那老者到廳堂上，燈火全無，三人嘻嘻哈哈的還笑。唐僧罵道：

這潑物十分不善。我朝朝教誨。日日叮嚀。古人云。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汝等這般撒潑。誠爲至下至愚之類。走進門。不知高低。諷了老施主。驚散了念經僧。把人家好事都攪壞了。却不口陷罪由。我說得他們不敢回言。那老者方信是他徒弟。急回頭作禮道。老爺沒大事。沒大事。纔然關了燈。散了花。佛事將收也。八戒道。既是了帳。擺出鼎散的齋來。我們吃了。睡覺。老者叫掌燈來。掌燈來。家裡人聽得大驚。小怪道。廳上念經有許多香燭。如何又教掌燈。幾個童僕出來看時。這個黑洞洞的。即便點火把燈籠一擁而至。忽擡頭見八

戒沙僧慌得丟了火把，忽抽身開了中門，往裡嚷道：「妖怪來了！妖怪來了！」行者拿起火把，點上燈燭，扯過一張交椅，請唐僧坐在上面。他兄弟們坐在兩傍，那老者坐在前面。正叙坐間，只聽得裡面門開處，又走出一個老者，拄着拐杖，道：「是甚麼邪魔？黑夜裡來我善門之家！」前面坐的老者急急起身，迎到屏門後，道：「哥哥莫嚷，不是邪魔，乃東土大唐取經的羅漢徒弟們，相貌雖兇，果然是相惡人善。」那老者方才放下拄杖，與他四位行禮。禮畢，也坐了，面前叫看茶來，排齊，連叫數聲。幾個僮僕戰戰兢兢，不敢攬身。八戒忍不住，問道：「老者，你這盛价兩邊走怎的？」老者道：「教他們捧。」

齋來侍奉老爺。八戒道：幾個人伏侍？老者道：八個人。八戒道：這八個人伏侍那個？老者道：伏侍你四位。八戒道：那白面師父只消一個人，毛臉雷公嘴的只消兩個人，那晦氣臉的要八個人，我得二十個人伏侍方彀。老者道：這等說想是你的食腸大些。八戒道：也將就看得過。老者道：有人有人，七大八小，就叫出有三四十人出來。那和尚與老者一問一答的講話，衆人方才不怕，却將上面排了一張桌，請唐僧上坐，兩邊擺了三張桌，請他三位坐。前面一張桌，坐了二位老者，先排上素果品菜蔬，然後是麵飯、米飯、粥、粉湯，排得齊齊整整。唐長老舉起筋來，先念一卷啟齋。

正欲食度
抑俗其意
後可厭

經那猓子一則有些急吞二來有些餓了那里等唐僧經
完拿過紅漆木碗來把一碟白米飯撲的丟下口去就了
了飭邊小的道這位老爺忒沒算計不籠慢頭怎的把飯
籠了却不污了衣服八戒笑道不曾籠吃了小的道你不
曾舉口怎麼就吃了八戒道兒子們便說慌分明吃了不
信再吃與你看那小的們又端了碗盛一碗麵與八戒猓
子幌一幌又丟下口去就了了衆僮僕見了道爺爺啞你
是磨磚砌的喉嚨著實又光又溜那唐僧一卷經還未完
他已五六碗過手了然後却纔同衆飭一齊吃齋猓子不
論米飯麵飯果品閑食只情一撈亂啗口裡還嚷添飯添

飯漸漸不見來了。行者叫道：「賢弟少吃些罷，也強似在山門裡忍餓，將就殺得半飽也好。」八戒道：「嘴臉常言道：『齋僧不飽，不如活埋哩。』」行者教收了家火，莫睬他。二老者躬身道：「不瞞老爺說，白日裡倒也不怕，但這大肚子長老也齋得起百十家，只是晚了，收了殘齋，只蒸得一石麵飯，五十米飯，與幾桌素食，要請幾個親隣，與衆僧們散福，不期你列位來，說得衆僧跑了，連親隣也不曾敢請。儘數都供奉了列位，如不飽再教蒸去。」八戒道：「再蒸去。」話畢，收了家火，桌席三藏俱身謝了齋供，纔問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姓陳。」三藏合掌道：「這是我貧僧華光了。」老者道：「老爺

是曉得
些齋事
還像個
和尚

也姓陳。三藏道：是俗家也。姓陳請問適纔做的甚麼齋事。八戒笑道：師父問他怎的，竟不知道。必然是青苗齋。平安齋。了場齋罷了。老者道：不是。不是。是三藏又問端的爲何。老者道：是一場預修。八戒笑得分跌道：公公忒沒眼力。我們是扯謊架橋哄人的大王。你怎麼把這謊話哄我和尚家。豈不知齋事。只有個預修。寄庫齋。預修與還齋。那里有個預修。八戒道：你家人又不曾有死的。做甚麼齋。行者聞言，暗喜道：這猢猻子乖了些也。老公公你是錯說了。怎麼叫做預修。八戒道：那二位欠身道：你等取經，怎麼不走正路。却躡到我這里來。行者道：走的是正路。只見一股水攔住。

不能得渡。因聞鼓鈸之聲。特來造府。借宿。老者道。你們到水邊。可曾見些甚麼。行者道。止見一面石碑。上書通天河三字。下書經過八百里。自古少人行。十字再無別物。老者道。再往。上崖走走。好的。離那碑記。只有里許。有一座靈感大王廟。你未曾見。行者道。未見。請公公說說。何爲靈感。那兩個老者一齊垂淚道。老爺呵。那大王。

感應。一方興廟宇。威靈千里。祐黎民。年年庄上施甘雨。茂歲村中落慶雲。

行者道。施甘雨。落慶雲。也是好意思。卻怎麼傷情煩惱。何也。那老者蹬脚提咽喉說了一聲道。老爺呵。

雖則思多還有怨。總然慈惠却傷人。只因好吃童男女。
不是昭彰正直神。

行者道。要吃童男女麼。老者笑道。正是。行者道。想必輪到
你家里了。老者道。今年正到舍下。我們這里有百家人家居
住。此處屬車遲國元會縣所管。喚做陳家庄。這大聖一年
一次不來。要一個童男。一個童女。猪羊牲禮供獻他。他一
頓吃了。係我們風調雨順。若不祭賽。就來降禍生災。行者
道。你府上幾位令郎。二老挺胸道。可憐可憐。說甚麼令郎。
羞殺我等。這個是我舍弟。名喚陳清。老拙叫做陳澄。我今
年六十三歲。他今年五十八歲。兒女上都艱難。我五十歲

說六十八
三笑說
事虛傳
何又是
五十八
左偏點

上還沒兒子，親友們勸我納了一妾，沒奈何，弄下一房，生得一女，今年纔交八歲，取名喚做一秤金。八戒道：「好貴名，怎麼叫做一秤金？」老者道：「只因兒女艱難，修橋鋪路，建寺立塔，佈施齋僧，有一本帳目，那里使三兩，那里使四兩，到生女之年，却好用過有三十斤黃金，三十斤爲一秤，所以喚做一秤金。」行者道：「那個的兒子？」老者道：「舍弟有個兒子，也是箇品，今年七歲了，取名喚做陳關保。」行者問：「何取此名？」老者道：「家下供養箇聖爺爺，因在關爺之位下求得這個兒子，故名關保。」我兄弟二人年歲俱二，止得這兩人種，不期輪次到我家祭堂，所以不敢不獻，故此父子之情。」

雄價倍
雄價一
半亦可
見

難割難捨。先與孩兒做個超生道場。故曰預修。上齋者。此也。三藏聞言。止不住腮邊淚下道。這正是古人云。黃梅不落。青梅落。老天偏害沒兒人。行者笑道。等我再問他。老公公。你府上有多大家當。二老道。頗有些兒。水田有四五十頃。旱田有六七十頃。草場有八九十處。水黃牛有二三百頭。驢馬有三二十匹。猪羊鷄鵝無數。舍下也有吃不著的。陳糧穿不了的。衣服家財產業。也估得數。行者道。你這等家業。也虧你省將起來的。老者道。怎見我省。行者道。既有這家私。怎麼捨得親生兒女祭賽。攆了五十兩銀子。可買一個童男。攆了一百兩銀子。可買一個童女。連絞纏。不過

二百兩之數可說留下自己兒女後代却不是好。二老滴淚道：老爺你不知道，那大王甚是靈感，常來我們人家行走。行者道：他來行走，你們看見他是甚麼嘴臉？有幾多長短？二老道：不見其形，只聞得一陣香風，就知是大王爺爺來了。卽怪滿口甚香，老少望風下拜。他把我們這人家匙大碗小之事，他都知道。老幼生時年月，他都記得。只要親生兒女，他方愛用，不要說二三百兩沒處買，就是幾千萬兩也沒處買。這般一模一樣，同年同月的兒女，行者道：原來是等也罷，也罷，你且抱你令郎出來，我看看。那陳清急入裡面，將閨孩兒抱出廳上，放在燈前，小孩兒那知死活。

效猴
裝

籠著兩袖果子。跳跳舞舞的。吃著耍子。行者見了。默默念
聲咒語。搖身一變。變作那關保兒一般模樣。兩個孩兒。攙
著。手在燈前跳舞。謊得那老者慌忙跪下。唐僧道。老爺不
當人子。不當人子。這老者道。既然說話。怎麼就變作我兒
一般模樣。叫他一聲。齊應齊走。却苦了我們年壽。請現本
相。請現本相。行者把膽擡了一把。現了本相。那老者跪在
面前道。老爺原來有這樣本事。行者笑道。可像你兒子麼。
老者道。像像像。果然一般嘴臉。一般聲音。一般衣服。一般
長短。行者道。你還沒細哩。取秤來。稱你可與他一般輕重。
老者道。是是是。是一般重。行者道。似這等可。祭賽得過麼。

老者道：「忒好忒好，祭得過了。」行者道：「我今替這個孩兒性命，留下你家香煙後代，我去祭賽那大王去也。」那陳清跪地磕頭道：「老爺果若慈悲，替得我送白銀一千兩與唐老爺做盤纏，往西天去。」行者道：「就不謝謝老孫。」老者道：「你已替祭，沒了你也。」行者道：「怎的得沒了？」老者道：「那大王吃了行者道，他敢吃我。」老者道：「不吃，你好道嫌腥。」行者笑道：「任從天命，吃了我是我的命短，不吃是我的造化。」我與你祭賽去，那陳清只帶個頭相謝，又免送銀五百兩，惟陳澄也不磕頭，也不說謝，只是倚著那屏門痛哭。行者知之上前扯住道：「大老，你這不允我，不謝我，想是捨不得你女兒麼？」

陳澄纔跪下道是捨不得敢蒙老爺盛情救替了我姪子也穀了但只是老拙無兒止此一女就是我死之後他也哭得痛切怎麼捨得行者道你快去蒸上五斗米的飯整治些好素菜與我那長嘴師父吃教他變作你的女兒我兄弟同去祭纓索性行個陰陽救你兩個兒女性命如何那八戒聽得此言心中大驚道哥哥你要弄精神不肖我死活就要攀扯我行者道賢弟常言道鷄兒不吃無功之食你我進門感承盛齋你還嚷吃不飽哩怎麼就不與人家救些患難八戒道哥哥變化的事情我都不會哩行者道你也有三十六般變化怎麼不會三藏呼悟能你師兄

叙得過

說得最是處得甚常常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一則感謝厚情。二來當積陰德。況涼夜無事。你兄弟要耍去來。八戒道。你看師父說的話。我只會變山變樹。變石頭。變麋。像變木牛。變大肚漢。還可。若變小女兒。有幾分難哩。行者道。老大莫信他。抱出你令媛來看看。陳澄急入裡邊。抱將一秤金女兒。到了廳上。家子妻妾大小不拘。老幼內外。都出來磕頭禮拜。只請救孩兒性命。那女兒頭上戴一個八寶垂珠的花翠箍。身上穿一件紅閃黃的紵絲襖。上套者一件官綠緞子棋盤領的披風。腰間繫一條大紅花絹裙。脚下踏一雙蝦蟆頭淺紅紵絲鞋。腿上穿兩隻綃金膝

如今反
是和尚
的頭了
頭的身
子的多

新兒也。拿着果子吃哩。行者道：八戒這就是女孩兒。你快變的像他。我們祭賽去。八戒道：哥啞。似這般小巧俊秀。怎變行者。叫快些。真討打。八戒慌了道：哥哥不要打。等我變了看。這獸子念動咒語。把頭搖了幾搖。叫變。真個變過頭來。也就像女孩兒面目。只是獸子胖人。郎伉不像。行者笑道：再變變。八戒道：憑你打。罷變。不過來奈何。行者道：莫成是丫頭的頭和尚的身了。天的這等不男不女。却怎生是好。你可佈起罡來。他就吹他一口仙氣。果然即時把身子變過。與那女兒一般。便教二位老者帶你寶眷同令郎令愛進去。不要錯了一會家。我兄弟躲懶討乖。走進去時。

難識認你將好果子與他吃不可教他哭叫恐人王一時
知覺走了風訊等我南人耍子去也好大聖分付沙僧保
護唐僧我變作陳關公八戒變作一秤金二人俱停當了
那問怎麼供獻還是糊子去是綁子去蒸熟了去是剝碎
了去八戒道和尚莫笑大徒弟沒這個本事老者道不敢
不敢只是用兩個紅漆丹盤請一位生在盤內放在桌子
上著兩個後生抬一張桌王把你們抬上廟去行者道好
好好拿盤子出來我們試試那老者即取出兩個丹盤行
者與八戒坐上四個後生抬起兩張桌子往天井裡走走
兒又擡回放在堂上行者歡喜道八戒相這般子走走要

要我們也是上臺盤的和尚了。八戒道：若是擡了去，還擡回來，兩頭擡到天明，我也不怕。只是擡到廟裡，就要吃哩。這個却不是耍子？行者道：你只看著我，剗著吃我時，你就走了罷。八戒道：知他怎麼吃哩？如先吃童男，我便好跑；如先吃童女，我却如何？老者道：常年祭賽時，我這里有胆大的，鑽在廟後，或在俱桌底下，看見他先吃童男，後吃童女。八戒道：造化造化！兄弟正然談論，只聽得鑼鼓喧天，燈火照耀，打開前門，叫擡出童男童女來。這老者哭哭啼啼，那四個後生將他二人擡將出去，端的不知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他兩人能替人性命真是大俠然又談笑而爲之不動一毫聲色真聖也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風飄大雪

僧思拜佛履層冰

話說陳家庄衆信人等將猪羊牲醴與行者八戒喧喧嚷嚷直擡至靈感廟裡將童男女設在上首行者回頭看見那供桌上香花蠟燭正面一個金字牌位上寫靈感大王之神更無別的神像衆信擺列停當一齊朝上叩頭道大王爺爺今年今月今日今時陳家庄祭主陳澄等衆信年甲不齊謹遵年例供獻童男一名陳關保童女一名陳一秤金猪羊牲醴如數奉上的大王享用保佑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祝罷燒了紙馬各回本宅不題那八戒見人散

好提醒

了。對行者道：「我們家去罷。」行者道：「你家在那里？」八戒道：「往老陳家睡覺去。」行者道：「猼猼子，又亂談了。既允了他，須與他了這愿心。」才是哩。八戒道：「你倒不是猼子，反說我是猼子。只哄他裏裏便罷，怎麼就與他祭賽當起真來？」行者道：「莫胡說。爲人爲獸，一定等那大王來吃了，纔是個全始全終。不然，又教他降災貽害，反爲不美。」正說間，只聽得呼呼風响。八戒道：「不好了，風响是那話兒來了。」行者只叫「莫言語。」等我答應。頃刻間，廟門外來了一個妖邪，你看他怎生模樣。

金甲金盔燦爛新，腰纏寶帶繞紅雲。眼如晚出明星皎。

歌
走獸
趣

牙似重排鋸齒分足下煙霞飄蕩蕩身邊霧縹暖薰薰
行時陣陣陰風冷立處層層煞氣溫却似捲簾扶駕將
由如鎮寺大門神

那怪物攔住廟門問道今年祭祀的是那家行者笑吟吟
的答道承下問庄頭是陳澄陳清家那怪聞答心中疑似
道這童男胆大言談伶俐常來供養受用的問一聲不言
語再問聲說了魂用手去捉已是死人怎麼今日這童男
善能應對怪物不敢來拿又問童男女叫甚名字行者笑
道童男陳關保童女一秤金怪物道這祭賽乃常年舊規
如今供獻我當吃你行者道不敢抗拒請自在受用怪物

起

好一針
新陽
秋大
王受用

聽說又不敢動手攔住門喝道你莫頂嘴我常年先吃童男今年到要先吃童女八戒慌了道大王還照舊罷不要吃壞例子那怪不容分說放開手就捉八戒跌子撲的跳下來現了本相掣釘耙劈手一築那怪物縮了手住前就走只聽得噹的一聲响八戒道築破甲了行者也現本相看處原來是冰盤大小兩個魚鱗喝聲赶上二人跳到空中那怪物因來赴會不曾帶得兵器空手在雲裏問道你是那方和尚到此欺人破了我的香火壞了我的名聲行者道這怪物原來不知我等乃東土大唐聖僧三藏奉欽差西天取經之徒弟昨因夜寓陳家聞有邪魔假號

年年嬰童男女祭賽是我等慈悲拯救生靈捉你這潑
物趁早實實供來。一年吃兩個童男女。你在这里稱了幾
年大王。吃了多少男女。一個個筭還我。饒你死罪。那提關
言就走。被八戒又一釘耙。未曾打着他。化一陣狂風。鑽入
通天河內。行者道。不消趕他了。這怪想是河中之物。且待
明日設法拿他。送我師父過河。八戒依言。徑回廟裡。擺那
猪羊祭禮。連桌面一齊搬到陳家。此時唐長老。沙和尚。並
陳家兄弟。正在廳中候信。忽見他二人。將猪羊等物。都呈
在天井裡。三藏迎來問道。悟空。祭賽之事何如。行者將那
稱名趕怪。鎖入河中之事。說了一遍。二老十分歡喜。即命

打掃廂房安排牀鋪請他師徒就寢不題却說那怪得命
回歸水內坐在宮中默默無言水中小眷族問道大玉
每年享祭回來歡喜怎麼今年煩惱那怪道常年享畢還
帶些餘物與汝等受用今日連我也不曾吃得造化低撞
著一個對頭幾乎傷了性命衆水族問大王是那個那怪
道是一個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經者個
變男女坐在廟裡我被他現出本相險些兒傷了性命一
向聞得人講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好人但得吃他一塊肉
延壽長生不期他手下有這般徒弟我被他壞了名聲破
了香火有心要捉唐僧只怕不得能殼那水族中閃上一

此變亦
通

個班衣鰍婆對怪物跏跏拜拜笑道大主要捉唐僧有何
難處但不知捉住他可賞我些酒肉那怪道你若有謀合
同用力捉了唐僧與你拜爲兄妹共席享之鰍婆拜謝了
道久知大王有呼風喚雨之神通攪海翻江之勢力不知
可會降雪那怪道會降又道既會降雪不知可會作冷結
冰那怪道更會鰍婆鼓掌笑道如此極易極易那怪道你
且將極易之功講來我聽鰍婆道今夜有三更天氣大王
不必遲疑趁早作法起一陣寒風下一陣大雪把通天河
盡皆凍結著我等善變化者變作幾個人形在于路口背
包持傘担担推車不住的在冰上行走那唐僧取經之心

不通之
極可笑

甚急看見如此人行，斷然踏冰而渡。大工穩坐河心，待他
脚踪响處，迸裂寒冰，連他那徒弟們一齊墜落水中。一股
可得也。那怪聞言，滿心歡喜道：「甚妙甚妙！」印出水府，踏長
空，與風作雪，寒威寧凍成冰，不題。却說唐長老、師徒四人，
歇在陳家，將近天曉，師徒們衾寒枕冷，八戒咳嗽打戰，睡
不得，叫道：「師兄，冷呵！」行者道：「你這猢猻子，忒不長俊，出家人
寒暑不侵，怎麼怕冷？」三藏道：「徒弟果然冷，你看，就是那
重衾無暖氣，袖手似揣冰。此時敗葉垂霜葢，蒼松掛凍
鈴。地裂因寒甚，池平爲水凝。漁舟不見叟，山寺怎逢僧。
樵子愁柴少，王孫喜炭增。征人顏似鐵，詩客筆如菱。皮

襖猶嫌薄。貂裘尚恨輕。薄團團。僵老袖。紙帳旅魂驚。驚破重裯。渾身戰抖鈴。

師徒們都睡不得。爬起來。穿了衣服。開門看處呀。外面白茫茫的。原來下雪哩。行者道。怪道你們害冷哩。却是這般大雪。四人眼同觀看。好雪。但見那

彤雲密佈。慘霧重侵。彤雲密佈。朔風凜凜。號空慘霧重侵。太雪紛紛。益地真個是六出花片片。飛瓊干林樹株株帶玉。須臾積粉。頃刻成鹽。白鸚鵡失素。皓鶴羽毛。且平添吳楚。千江水。壓倒東南幾樹梅。却便似戰退玉龍三百萬。果然如散鱗。殘甲滿天飛。那里得東郭履。哀哉。

臥孫康映讀更不見子猷舟王恭慙蘇武食鹽但只是
幾家村舍如銀砌萬里江山似玉團好雪柳絮漫橋梨
花蓋舍柳絮漫橋橋邊漁叟掛蓑衣梨花蓋舍舍下野
翁煨榾柮客子難沽酒蒼頭苦覓梅酒洒瀟瀟裁蝶翅
飄飄蕩蕩剪鵝衣團團滾滾隨風勢疊疊層層道路迷
陣陣寒威穿小幙颼颼冷氣透幽幃豐年祥瑞從天降
堪賀人間好事宜

那場雪紛紛灑灑果如剪玉飛綿師徒們嘆玩多時只見
陳家老者著兩個僮僕折開道路又兩個送出熱酒洗面
須臾又送滾茶乳餅又擡出炭火俱到廂房師徒們叙坐

長老問道老施主貴處時令不知可分春夏秋冬陳老笑道此間雖是僻地但只風俗人物與上國不同至于諸凡穀苗牲畜都是同天共日豈有不分四時之理三藏道既分四時怎麼如今就有這般大雪這般寒冷陳老道此時雖是七月昨日已交白露就是八月節了我這里常年八月間就有霜雪三藏道甚比我東土不同我那里交冬節方有之正話間又見僮僕來安桌前請吃粥粥罷之後雪比早間又大須臾平地有二尺來深三藏心焦垂淚陳老道老爺放心莫見雪深憂慮我舍下頗有幾石糧食供養得老爺們半生三藏道老施主不知貧僧之苦我當年蒙

功不成
便不得
回故土
此意可
見石眼
著眼

聖恩賜了肯意。大駕親送出關。唐王御手擎盃。奉錢問
道。幾時可回。貧僧不知。有山川之險。順口回奏。只消三年。
可取經回國。自別後。今已七八個年頭。還未見佛面。恐違
了教限。又怕的是妖魔兇狠。所以焦慮。今日有緣得寓。灝
甫昨夜思純。綢繆施小惠。報答實情。望求一船。渡灝河。不
期天降大雪。道路迷漫。不知幾時纔得功成。回故土也。陳
老道老爺放心。正是冬的日子過了。那里在這幾日。且待
天晴化了冰。老拙傾家費產。必處置還老爺過河。只見一
箇。又請進早齋。到廳上吃畢。叙不多時。又午齋相繼而進。
三藏見品物豐盛。甚回不安道。既蒙見留。只可以家常粗

陳

老道老爺感蒙替祭救命之恩雖逐日設筵奉款也
難酬難謝此後大雪方住就有人行走陳老見三藏不懶
又打掃花園大盆架火請去雪洞裡閑耍散悶八戒笑
那老兒忒沒笑計春二三月好賞花園這等大雪又冷賞
翫何物行者道獸子不知事雪景自然幽靜一則遊賞二
來與師父寬懷陳老道正是正是遂此邀請到園只見
景值三秋風光如臘蒼松結玉蔬衰柳掛銀花墻下五
苔堆粉屑牕前翠竹吐瓊芽巧石山頭養魚池內巧石
山頭削削尖峰排玉笋養魚池內清清活水作冰盤
岸芙蓉嬌色淺倚崖木樨嫩枝垂秋海棠全然壓倒臘

梅樹聊發新枝牡丹亭海榴亭牡丹桂亭亭盡鵝毛堆
積放懷處款客處遣興處處皆蝶翅鋪漫兩邊黃菊
玉結金幾樹丹楓紅間白無數閑庭冷難到且觀雪洞
冷如春那裡邊放一個獸面像足銅火盆熱烘烘炭火
纔生那上下有幾張虎皮搭苫漆交椅軟溫溫紙牕鋪
設

那壁上掛幾軸名公古畫却是那

七賢過關寒江獨釣登嶂層巒團雪景蘇武食鴉折梅
逢使瓊林玉樹寫寒文說不盡那家近水亭魚易買雪
迷山徑酒難沽真個可堪容膝處笑來何用訪蓬壺

衆人觀翫良久就于雪洞裡坐下對隣叟道取經之事又捧香茶飲畢陳老問列位老爺可飲酒麼三藏道貧僧不飲小徒畧飲幾盃素酒陳老大喜卽命取素果品頓暖酒與列位湯寒那僮僕卽擡果關爐與兩個隣叟各飲了幾盃收了家火不覺天色將晚又仍請到廳上晚齋只聽得街上行人都說好冷天呵把通天河凍住了三藏聞言道悟空凍住河我們怎生是好陳老道乍寒乍冷想是近河邊淺水處凍結那行人道把八百里都凍的似鏡面一纖路口上有人走哩三藏聽說有人走就要去看陳老道老爺莫忙今日晚了明日去看遂此別却隣叟又晚齋畢飯

然歇在廂房。及次日天曉，八戒起來道：「師兄，今夜更冷，想
沁河凍住也。」三藏迎著門，朝天禮拜道：「衆位護教大神，第
子一向西來，虔心拜佛，苦歷山川，更無一聲報怨。今至于
此，感得皇天祐助，結凍河水，弟子空心權謝，待得經回，奏
上唐皇，竭誠酬答。」禮拜畢，遂教悟空背馬，趁水過河。陳老
叉道：「莫忙，待幾日，雪融水解，老拙這里解船相送。」沙僧道：「
就行也不是，話再住也不是。」話口說無憑，耳聞不如眼見。
我背了馬，且請師父親去看看。陳老道：「言之有理。」教小的
們快去背我們六匹馬來。且莫背唐僧老爺馬，就有六個
小僧跟隨，一行人徑往河邊來看。那個是

雪積如山，綠雲收破曉晴。
曉晴。綠雲塞千峰，凍冰結江洲。
一片平朔風凜冽，溜寒移積池魚畏密藻。
野鳥戀枯槎。塞外征夫俱墜指，江頭鴛子亂敲牙。
裂蛇腹，斷鼻足，果然米山千百尺。
萬壑浮銀，一川寒浸玉。東方自信出。
僧菴北地果然有風窟。
窟。王祥臥光武渡，一夜溪橋連底。
固曲沼絳稜層，深淵重叠沍。通天澗水更無波，皎潔冰
漫如陸路。

三藏與行人到了河邊，勒馬觀看。真個那路口上有人行走。三藏問道：「施主，那些人上冰往那里去？」陳老道：「河那邊乃西梁女國。這起人都是做買賣的。我這邊百錢之物。」

世情却
此其是
可

著眼

新書語

到那邊可值萬錢。那邊百錢之物到這邊亦可值萬錢。利重本輕。所以人不顧死生而去。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或十數人一船。飄洋而過。見如今河道凍住。故捨命而步行也。三藏道世間事。惟名利最重。似他爲利的捨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爲名。與他能差幾何。教悟空快回施主家。收拾行囊。叩背馬匹。趁此層冰。早奔西方去也。行者笑吟吟答應。沙僧道。師父呵。常言道。千日吃了千升米。今已托賴陳府上。且再住幾日。待天晴化凍。轉船而過。怕中恐有錯也。三藏道。悟淨。怎麼這等愚見。若是正二月一日。暖似一日。可以待得凍解。此時乃八月一日。冷似一日。

如何可便望解凍。却不又悞了半載行程。八戒跳下馬來。你們且休講閑口。等老豬試看。有多少厚薄。行者道。馱子前夜試水。能去拋石。如今冰凍重漫。怎生試得。八戒道。師兄不知。等我舉釘鉅。鉅他一下。假若築破。就是冰薄。且不敢行。若築不動。便是冰厚。如何不行。三藏道。正是說得有。理。那馱子撩衣淺步。走上河邊。雙手舉鉅。儘力一築。只聽撲的一聲。築了九個白跡。手也振得生疼。馱子笑道。去搗去得連底都錮住了。三藏聞言。十分歡喜。與眾同回陳家。只教收拾走路。那兩個老者。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些乾糧。烘炒做些燒餅。饅頭。相送一家子。磕頭禮拜。又捧出一盞。

就似
向一般
寄矣

子散碎金銀跪在面前道多蒙老爺活子之恩聊表塗中
一飯之敬三藏擺手搖頭只是不受道貧僧出家人財帛
何用就途中也不敢取出只是以化齋度日爲正事收了
乾糧足矣二老又再三央求行者用指尖兒捻了一小塊
約有四五錢重遞與唐僧道師父也只當些襯錢莫教空
負二老之意遂此相向而別徑至河邊水上那馬蹄滑了
一滑險些兒把三藏跌下馬來沙僧道師父難行八戒道
且住問陳老官討個稻艸來我用行者道要稻艸何用八
戒道你那里得知要稻艸包著馬蹄方纔不滑免教跌下
師父來也陳老在岸上聽言急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艸却

請僧上舦下馬。八戒將草包裹馬足。然後踏氷而行。別
陳老離河邊。行有三四里遠近。八戒將九環錫杖。遞與唐
僧道。師父。你橫此在馬上。行者道。這猢猻子。奸詐。錫杖原是
你拿的。如何又叫師父拿著。八戒道。你不曾走過氷凍。不
曉得。凡是氷凍之上。必有冷眼。倘或躑著冷眼。脫將下去。
若沒橫担之物。骨都的落水。就如一個大鍋。益益住。如何
鑽得上來。須是如此架住。方可。行者暗笑道。這猢猻子。到是
個積年走氷的。果然都依了他。長老橫担著錫杖。行者橫
担著鐵棒。沙僧橫担著降妖寶杖。八戒肩挑著行李。腰橫
著釘鈹。師徒們放心前進。這一直行到天晚。吃了些乾糧。

却又不敢久停對著星月光華觀的冰凍上亮灼灼白茫
茫只情奔走果然是馬不停蹄師徒們莫能合眼走了一
夜天明又吃些乾糧望西又進正行時只聽得冰底下撲
喇喇一聲响亮險些兒誑倒了白馬三藏大驚道徒弟啞
怎麼這般响亮八戒道這河試也凍得結實怎冷响了我
者這半中間連底通銅住了也三藏聞言又驚又喜策馬
前進趲行不題却說那妖邪自從回歸水府引眾精在于
水下等候多時只聽得馬蹄响處他在底下弄個神還滑
喇的迸開冰凍慌得孫太聖跳上空中早把那白馬落于
水內三人盡皆脫下那妖邪將三藏捉住引群精徑回水

府屈聲高叫。鰥妹何在。老鰥婆迎門施禮道。大王不敢不
敬。妖邪道。賢妹何出此言。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原說聽從
汝計。捉了唐僧。與你拜爲兄妹。今日果成妙計。捉了唐僧。
就好昧了前言。教小的們。擡過案卓。磨快刀來。把這和尚。
剖腹剝心。剝皮剛肉。一壁廂。响動樂器。與賢妹共而食之。
延壽長生也。鰥婆道。大王且休吃他。恐他徒弟們尋來。炒
鬧。且寧耐兩日。讓那廝不來尋。然後剖開。請太王上坐。衆
眷族環列。吹彈歌舞。奉上大王。從容自在享用。却也不好也。
那怪依言。把唐僧藏在宮後。使一個六尺長的石匣。蓋在
中間。不題。却說八戒沙僧。在水裡撈著行囊。放在白馬身

上馱了。分開水路。湧浪翻波。負水而出。只見行者在半空中看見問道。師父何在。八戒道。師父姓陳名到底了。如今沒處找尋。且上岸再作區處。原來八戒本是天蓬元帥。臨凡他當年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衆。沙和尚是流沙河內出身。白馬本是西海龍孫。故此能知水性。大聖在空中指引。須臾回轉東崖。晒晒了馬匹。紮掠了衣裳。大聖雲頭按落。一同到那陳家庄上。早有人報與二老道。四個取經的老爺。如今只剩了三個來也。兄弟即忙接出門外。果見衣裳還濕。道老爺們。我等那般苦留。却不肯住。只要這樣方休。怎麼不見三藏老爺。八戒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

陳到底也。二老垂淚道：「可憐可憐！我說等雪融脩舡相送，堅執不從，致令喪了性命。」行者道：「老兒莫替古人耽憂。我師父管他，不死長命。」老孫知道，決然是那靈感大王弄法笑計去了。你且放心，與我們漿漿衣服，晒晒關文，取艸料喂著白馬，等我弟兄尋著那廝，救出師父，索性剪艸除根，替你一庄人除了後患。庶幾永永得安生也。」陳老聞言，滿心歡喜，即命安排齋供。兄弟三人飽餐一頓，將馬匹行囊交與陳家看守，各整兵器，徑赴水邊，尋師擒怪。正是：

恨踏層冰傷本性，
太舟載漏忘周全。

畢竟不知怎麼救得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卷前七回

人見妖魔要吃童男童女。便以爲怪事。殊不知世上有父母自吃童男童女的。甚至有童男自吃童男童女。自吃童女的。比比而是。亦常事耳。何怪之有。或問何故。曰。以童男付之庸師。童女付之淫嫖。此非父母自吃童男女乎。爲男者自甘爲囚人。爲女者自甘爲妬婦。喪失其赤子之心。此非童男女自吃童男女乎。或鼓掌大笑曰。原來今日却是妖魔世界也。余亦笑而不言。